

聚焦练兵打仗的生活前沿

■ 焦凡洪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我军的军事文学曾以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英雄书写,推出了一批历久弥新的红色经典,塑造了光彩夺目的英雄群像。而后,反映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文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军事文学创作,保持和传承了红色基因,对“最可爱的人”的形象塑造更富有人文情怀,同样受到读者青睐。进入新时代,改革强军的伟大事业持续推进,军队面貌焕然一新。讴歌新时代最可爱的人,重振军事文学的雄风,就成了当前军事文学创作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英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有着新时代的理想光华和精神面容。军旅作家要以文学作品及时地塑造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就要用创新理论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认识新时代的军营生活。这就需要作家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要用新思想的新境界把握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势和我军改革发展的大局,拓展军事文学创作的新视野;用新思想的新内涵认知广大官兵强军实践的新作为,经略军事文学创作的新格局。惟其如此,

才能提升作家的审美境界,获得新的精神发现和艺术创造。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最动人的精神面孔在于新。军事文学创作需要以新视角探入官兵的内心世界,呈现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理想之美、信仰之美、精神之美,这也是开掘军事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展现军事文学作品灵魂魅力的关键所在。

军队是用来打仗的。在战火中的我军官兵之所以被尊崇为最可爱的人,是因为他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是需要高强的本事的。近年来,我军以自我革命的大手笔书写着壮美答卷,全军官兵在新时代的军事舞台上尽展睿智才华。在军事理论领域,推出了一批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争理论、战役理论、战术理论成果;在国防科技战线,运-20、歼-20横空出世,新科技、新装备令人振奋;在军事训练“战场”,广大指战员向“练为演”“练为看”等沉疴积弊开刀,联合作战、一体化作战已成为数字沙盘里的运筹帷幄,一场场真打实备的演兵轮番登台。

当代军人正以不懈的奋斗向着打赢的目标奋进,演绎着军事生活的精彩。这就需要军事文学创作聚焦练兵打仗的生活前沿,用具有现代军事特色的文学观念讲好军事斗争准备的故事,表现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胜战本事,从而在揭示军事主体生活的本质中彰显军事文学的特质。

最可爱的人的桂冠是由战斗精神铸造的,“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的英雄品质挺立成了我军永远不屈的脊梁。那些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的文学经典,无不是以对革命军人的血性书写而力透纸背、气贯长虹,在读者中留下了不灭的战争神话和不朽的英雄传奇。

虽然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新时代的军人依然永葆这支队伍的血性,这既有我军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的传承,又有新的时代精神的激荡,特别是改革强军的大势,为其进行了吹氧助燃。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官兵以强军目标凝魂聚力,用奋斗精神强筋壮骨,纠正流弊,破除陋习,使我军的钢多了,气更多,骨头更硬。

还要看到,当代军人在模拟化的战场上面对的是武器装备的更加智能化、隐性化,作战手段的更加信息化、网络化。这种智能的扩容、技能的升级催发着战能的攀越,由此使得军人的血性闪耀着新的时代光华。军事文学创作需要以底气的充盈和正气的鼓荡张扬这种雄情激越,表现这种铁骨铮铮,扫除和摒弃那种“脂粉气”和“娘腔”,抒发备战豪情,塑造硬汉形象,尽显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铁血风流。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军官兵之所以依然保持最可爱的人的本色,是因为他们永远

不忘人民军队的本源,永远不变人民子弟兵的本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这支军队的根本宗旨,也是广大官兵的崇高道德操守。

在战争年代,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而浴血奋战,勇往直前;在新时代,他们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牺牲奉献,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勇毅迈进。在国防和军队的改革大潮中,实现我军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的整体性、革命性重塑的成果无疑是巨大的,而广大官兵从中所经受的精神砥砺、心灵洗礼和为此交出的答卷,同样成绩斐然。

数十支在革命战争年代战功赫赫的部队,改变番号,移防部署,义无反顾地由繁华都市开赴艰苦地区;一批热血军人,脱下戎装,告别军旗,唱着“向前、向前、向前”奔向了新的岗位……广大官兵以高尚的政治品格和思想品德做出了令人民群众满意的樣子,以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把最可爱的人大写在了新时代的征程上。

伟大时代的伟大精神创造,为军事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军旅作家应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紧迫感进行新的英雄书写,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神采的作品讴歌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礼赞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使爱国强军文学与实现强军伟业同频共振。

“活气儿的史”。

若论细节的丰富和生活的丰满,历史小说的创作空间要远超出历史著作。这就导致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尽管其中充斥着虚构甚至戏说,仍然有无数读者将历史小说视为“历史”。吊诡的是,似乎没有哪个历史小说作者承认自己所写的就是纯粹真实的历史;他们反映在文字里的只是自己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并且出于表达这种理解的需要而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

《三国演义》如此,《李自成》亦如此。人们惯于用“几分真实,几分虚构”的模糊比例去评价历史小说的优劣,但若以此标准衡量房伟近年来屡被转载并多次获奖的系列抗战小说,则其中的二十篇作品似乎都不符合传统的“历史小说”概念。虽然它们都建立在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上,但一切细节与心理的合理性都交付于作者的想象力去实现。想象力与历史真实确实碰撞出了奇异魅惑的火花。作者有意将这些作品与传统历史小说以及时下流行的“架空历史小说”区别开来。

“轰轰烈烈的大记忆过去了,零零碎碎的小记忆也终将过去。它们融合成一团团雾气,等待着永恒睡眠……大记忆会在雾气中越变越辉煌,个人记忆却越来越稀薄暗淡。”在系列小说的终篇《五三》中,作者让主人公用“房伟”的名字登场,深情回望祖父亲历的济南“五三惨案”,并喃喃道出对历史记忆的感悟。七十多年前的那场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所能做的,只有不断用自己手中的笔去触动那处疮疤,在对生活、社会和人们的彼此交往的理解中去感悟历史,过去的岁月才会在今人自觉省察的眸子中复活。

在省察中探寻历史真实

■ 宋嵩

锐视点

探研本质,开启新知

“生命书写”的意义

■ 赵依

当下的青年作家在各自颇具风格的创作中,已开始以青年视角思考生命、衰老以及人生的终极价值与意义。事实上,青年作家们实属年轻,一旦亲历死亡,将对他们冲击巨大。生命与衰老的主题也相应地在某种生命意识的焦虑之中汇入青年作家们的文思才情,成为某种叙事策略。

尽管青年作家们已然开始对衰老、死亡和孤独等生命主题有所关注和追问,每个人多少经历了生命的坎坷和无可奈何,但是他们还难以发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叹。他们对生命经验的诗意表达和对衰老的现代性凝思还侧重于“来路”、“归处”离他们相对遥远,他们的换位思考还不够设身处地,欠缺立足于“归处”的对“逆生长”的深刻渴望。

2018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刊发了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新作《天黑得很慢》,这是一部与生命和衰老紧密相关的小说。继《安魂》之后,周大新再一次试图就生命与衰老这样的重大主题展开救赎,这或许是作者又一次为真正理解生命意义所做的努力,也可能是对自我精神枷锁的又一次开释。作者在小说的时空关系上摒弃真实生活的惯常逻辑,创造出一种更为真实的“真实”。“万寿公园”的那七个黄昏,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不单单是小说外的真实生活的直接因果对照,更多的还在于人的精神、生活的荒诞在文本内外和真实与虚构两端呈现出的空前一致性。作者通过内真实呈现内因果,以此反观和抵达现实世界的人和事——生命尽头不能提前知晓,衰老进程本习焉不察。小说的内部世界成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更为真实的存在,读者由此得以确切体认主人公萧成杉已无路可退的生命困境,意识里关于死亡的概念被本能地、无意识地具象化了。

“方生方死”方可彰显苦难中生命的尊严、感恩值得珍重的人世,中国古代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发展早已成一道温润的文脉。如何处理衰老、死亡这样恒常的生命经验,用作品烛照人心、进行终极关怀,对于青年作家而言亦是切近的文学课题。

历史无疑是“确凿的事实”,但绝不是冰冷枯燥的概念和数字。以赛亚·伯林在《现实感》中所谓的“复活一段过去的岁月”,对于历史研究和文学叙事而言,都是困难重重的。也正因为如此,伯林才会强调“事实的简单复述并非历史”。

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帮助今天的读者去调动“理解自己的社会同样起作用的官能”,以此来理解人类在战争岁月里的心理与行为。

《中国野人》取材于山东高密农民刘连仁被掳到北海道做苦工、逃亡十三年变成“中国野人”的真实事件。独自在雪原生活的特殊境遇,决定了“他”的求生行为成为作者描写的主要内容。但支撑“他”求生信念的不仅是生理本能,还有对往昔平静生活的怀念、对重返故乡的执着、对他被掳到异国荒野的侵略者的仇恨,最重要的,是对一个人人生尊严的坚守,是为了证明“我是存在的”。也正是这种人类的尊严促使“他”和熊对峙时不顾一切地怒吼,先是战胜了看似强大的自然力量,又在多年后战胜了更加强大的国家力量,赢得了绵延几十年的官司。这种对人物心理状态的充分渲染和对心理纠结的细腻描摹同样也体现在几篇鞭答民族败类和革命叛徒的作品里。

无论是《去国》中的“他”,还是《花火》里的参谋长,抑或是《红龙》里身世成谜、举止诡异、自称丧失记忆的易先生,都在时代洪流裹挟下经受着心灵炼狱的折磨与自戕。对于“他”而言,枪伤、胃病等肉体上罹患的病痛,远比不上时常发作的失眠症、以及对夜间声音的厌恶和对黑暗的恐惧所带来的痛苦;而作者对参谋长逃亡路上的噩梦和易先生额头密如虱虫的冷汗的描写,也都令读者感同身受,并让人燃起进一步探究其背后心理隐疾的欲望。

尽管《花火》《红龙》等篇自始至终都笼罩在一种悬疑、惊悚的气氛之中,但最能体现房伟小说特质的,还要数以反思和批判为主题的一批作品。《副领事》取材于1934年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案件,写一个悲观厌世的日本外交官欲出走自杀的故事,曲折反映了日本的侵略政策在日本国民中引起的精神折磨。在《七生莲》中,无论是中国农民,还是为了保护同胞而英勇就义的八路军战士,身上都体现出一种无畏的正气,以及人性对兽性的蔑视。

在《猎舌师》的“后记”里,房伟对中国历史小说普遍存在的“太过拘泥史实,缺乏想象力和独创性”的缺陷表示了不满,并指出“这尤其表现为历史小说的中短篇领域的不发达”;他也在闲聊时透露出自己创作抗战系列中短篇小说的一个追求,即

每一篇都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在这个集子里,不仅有传统的历史传奇式的《手书》《猎舌师》,也有戏仿“新历史小说”的《还乡》,《杀胡》《地狱变》《指南》《白光》显然是分别借鉴了“《聊斋》”体、耽美小说、穿越小说等形式。他甚至用近似学术论文的写法,在《阳明山》中安排留洋归来的王博士讲解“符号学”,以破解战争的意义,并预言了多年后“抗战神剧”的诞生……现在看来,作者达到了他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长篇小说形式,串联起了一部

文艺评论

长征

第4241期

新作快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汪守德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就文学批评来说我们是同行,常见他的批评文章发表在各大报刊。有评论集《遥望星辰》《军旅诗情》《寻梦军旅》《点燃与盛开》和专著《世界大战小说》《中国战争诗歌》等出版;同时他也是位作家,著有散文集《岁月的风铃》《倾听阳光》《秋天的和弦》等问世。

吟诗作文历来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心怀大志者只是偶尔为之,只是抒怀咏志借题发挥。因此,曹丕的所谓“文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与文学没有关系,那是文章之学的文。是策论、表、奏、书之类的应用文章,是与经世治国有关的文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心怀天下的文人,往往会感叹壮志难酬或意气难平。我们读到这样的诗句,大体反映了这种心情——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壮志未酬人欲老,寒林落雾心茫然;壮志未酬三尺剑,故乡空隔万里山等等。诗都是好诗,诗人放不下的情绪或心绪难平的还是家国情怀,这着实令人感动;但是,毕竟还有另外一种境界同样令人向往和追随,这就是辛弃疾的《贺新郎》: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辛弃疾一生轰轰烈烈挥洒自如。不仅战场上勇冠三军,更有诗文名垂千古。即便岁月老去,仍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潇洒、自信和倜傥风流。我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汪守德当然不是辛弃疾。但他近年来遍游名山大川,祖国的好山河尽收眼底,所到之处,信笔拈来,不拘格律亦不拘平仄。兴之所至,借景抒情,物我两忘。在自媒体时代,他的创作即刻发布。我在分享之余,更多的是为汪守德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怀心胸所打动——离开了工作岗位,他仍有寄托,那便是诗集《吾山伊水》中的江山万里。

于是,寄情山水间,“时光不磨青春老,静观山水此身闲。”“更将手机拍万象,任谁不是摄影家。”“静观”是心态,“任谁”便是自由。这种“新常态”给汪守德带来的不是怅然,更不是落寞,他的欣喜之情几乎溢于言表:“堤岸信步寻春色,蓦然一声冰河裂。欣喜几回度微风,桃花杏花看不歇。”(《春之韵》八)“适闻梅花正满山,人在满山梅花间。梅花不被风吹去,我心二月是江南。”(《春之韵》十九)这样的诗句,几乎让我们看到汪守德匆忙的脚步和满面春风。究其原因,他在《登燕山》中做了这样的回答:欣登燕山意若何,云也半坡花半坡。人间不拟回头望,缤纷天上色彩多。

不料人间回头一望,天上有更多

我见青山多妩媚

■ 孟繁华

的缤纷色彩,这便是审美移情说。正所谓“心中若无挂碍事,便是人生好时节”。除了放浪于山水的诗作之外,我觉得汪守德的“忆旧诗”写得真挚动人。比如《忆少时》,“少年无对上高房,曾是邻家千杀郎。”一个兴风作浪精力过剩的淘气少年,几乎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比如《清明》二首“我回故乡荠菜老,泪眼父母墓上草。花黄麦绿新叶红,万千疼爱何处找。”这是发自内心无须矫饰的诗句,它的普遍性就是游子 and 儿女心。

汪守德不用新诗的形式,而是用四言、五言或七言。这一选择显然是有意为之的。一方面是汪守德有古诗的修养,一方面古诗的古意可能更适于他表达当下的心境。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散文家,他当然最能把握或掌控自己。废名认为新诗的形式是散文的,内容是诗的;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形式是诗的。在我看来,汪守德写诗,无意于诗歌形式内容的辩难或探讨。只要适合自己的心情或情怀,新的古的又有何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汪守德的潇洒、自如和自由,也可看作是追随稼轩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境界吧。



天河(中国画)

王树忠作